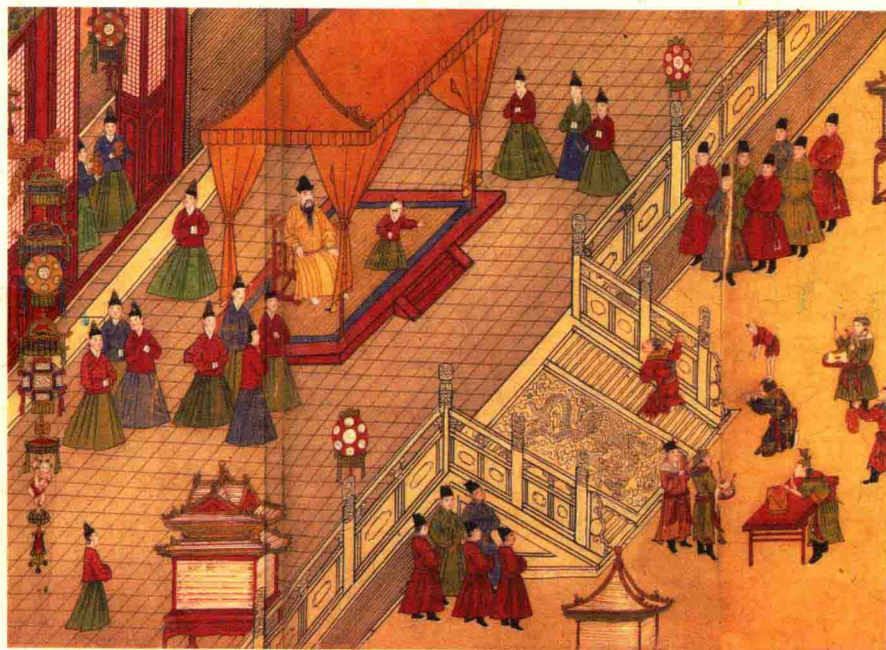


重写晚明史

朝廷與黨爭

樊树志 著



中华书局

重写晚明史

朝廷與黨爭

樊樹志 著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重写晚明史. 朝廷与党争/樊树志著. —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8. 8

ISBN 978 - 7 - 101 - 13357 - 8

I. 重… II. 樊… III. 中国历史 - 研究 - 晚明
IV. K248.3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59419 号

-
- | | |
|------|--|
| 书 名 | 重写晚明史: 朝廷与党争 |
| 著 者 | 樊树志 |
| 责任编辑 | 贾雪飞 |
| 封面设计 | 刘 丽 |
| 书名题签 | 刘 涛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|
| 版 次 |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/920 × 1250 毫米 1/32
印张 18 1/8 插页 2 字数 456 千字 |
| 印 数 | 1 - 10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 - 7 - 101 - 13357 - 8 |
| 定 价 | 62.00 元 |
-



樊树志 复旦大学教授。代表著作有：《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》（1988）、《明清江南市镇探微》（1990）、《万历传》（1993）、《崇祯传》（1997）、《国史概要》（1998）、《晚明史（1573—1644年）》（2003）、《权与血——明帝国官场政治》（2004）、《国史十六讲》（2006）、《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》（2007）、《张居正与万历皇帝》（2008）、《明史讲稿》（2012）、《明代文人的命运》（2013）、《晚明大变局》（2015）等。其中，《晚明史（1573—1644年）》获第十四届“中国图书奖”；《晚明大变局》入选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中华读书报》、新华网、新浪网等二十余家媒体2015年度好书，并入选新华网2015年度“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”。

出版说明

“重写晚明史”系列，共五部，是著名学者樊树志先生有关晚明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。

樊树志先生长期从事明清史、江南地区史、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，在晚明史领域卓有建树，被誉为“晚明史研究第一人”。“重写晚明史”系列，细致描绘了晚明王朝从盛世到覆亡的历史长卷，尤为可贵的是，作者将晚明历史置于 15 世纪末地理大发现背景下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考察，视角独特，立意新颖，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中勾勒和展现出晚明历史的各个方面，不仅独具史识，而且叙事清晰，文笔流畅，充分呈现了晚明斑驳陆离的历史世界。

晚明，按照樊树志先生的定义，为明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，即 1573 年至 1644 年间的七十一年，持续长度约占整个明朝的三分之一。本书《朝廷与党争》是“重写晚明史”系列的一种，重点书写了明代自万历后期皇帝与大臣之间的立储之争，到天启年间阉党与东林党争不断的历史过程。特此说明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二〇一八年七月

目 录

第一章 “争国本”：围绕册立皇太子的纷争	1
一 “争国本”的由来	2
二 朱翊钧的宫闱生活与酒色财气习性	9
1. 朱翊钧的“衽席之爱”“曲蘖之好”	9
2. 雒于仁：“皇上之恙，病在酒色财气”	12
三 册立东宫之争	22
1. “中外人情咸谓久当册立”	22
2. “朕怪其聒激渎扰，归过于上，要直于身”	26
3. 册立无望，大臣纷纷挂冠而去	30
4. 王家屏封还谕旨，以去格主	38
四 所谓“三王并封”之议	44
1. 赵志皋老迈无能	44
2. 王锡爵复出	48
3. “今日犹豫之旨，群臣将何所取信耶？”	54
4. “伏乞天恩，容令认罪改正”	60
五 皇长子常洛由出阁到册立	66
1. 皇长子常洛出阁讲学	66
2. 一拖再拖的冠婚礼与册立礼	70

第二章 疑影重重的内廷	77
一 楚王案	78
1. 封建与藩王	78
2. “楚藩大变异姓假王”	81
二 妖书案	88
1. 《闺范》《闺范图说》与《忧危竝议》	88
2. 《续忧危竝议》引发的政治地震	95
3. “妖书案”的株连	99
4. 且看“妖书案”如何收场	105
5. 余波：内阁成为众矢之的	111
三 挺击案	117
1. 皇太子朱常洛的厄运	117
2. 疑窦丛生的挺击案	121
3. 上谕：“毋得株连无辜，致伤天和”	128
第三章 勤于聚敛怠于临朝的皇帝	139
一 “帝耗天下以给福王”	140
1. 福王朱常洵的靡费	140
2. 一拖再拖的福王“之国”	142
3. “举江北半壁之天下，尽属藩使之鱼肉”	148
二 聚敛财富：矿税太监横行	154
1. 贪财君主的聚敛癖好	154
2. 矿税太监一瞥	159
3. 登峰造极的制度腐败	169
三 临清民变、湖广民变及其他	181
1. 太监马堂的横征暴敛与临清民变	182
2. 太监陈奉的鸱张狼毒与湖广民变	187

3. 苏州民变与云南民变	193
4. 只撤矿监,不撤税监	197
四 急于临朝的朱翊钧	203
1. 为何急于临朝?	203
2. “廊庙不成廊庙,世界不成世界”	209
 第四章 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——“东林党”论质疑	217
一 “维世教觉人心”:东林书院的本来面目	218
1. 杨时的东林书院与邵宝的东林书院	218
2. 顾宪成兴复东林书院	222
3. 东林书院的规制、会约与院规	230
二 “课实功以穷经”,“绝议论以乐时” ——东林书院的日常生活	239
1. 大会、小会与日课	239
2. 《东林商语》与《东林论学语》——东林书院的讲义	246
3. “独以全力用之圣学”	255
三 政治诬陷:“讲学东林,遥执朝政”	266
1. “人情所最跂望者无如开言路、起废臣二事”	266
2. “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”	272
3. “直道难容,枉道易合”——关于《寤言》与《寐言》	281
4. 淮抚李三才的为官风采	289
5. “料攻准则东林必救,可布一网打尽之局” ——顾宪成与李三才	293
6. “张四面之网,造无底之阱”	304
四 东林非党论	310
1. 李三才:“以消党祸,以安天下”	311
2. “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”	317

3. “小人之倾君子,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”	323
4. 关于“东林”与“浙党”	329
第五章 从泰昌到天启	337
一 昙花一现的泰昌朝	338
1. 万历的最后岁月	338
2. 来不及施展的泰昌新政	345
3. 郑贵妃、李选侍上蹿下跳	351
4. 泰昌皇帝朱常洛之死	359
二 从泰昌到天启的过渡	364
1. 围绕李选侍移宫的纷争	364
2. 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	371
3. 短暂的“众正盈朝”局面	379
第六章 畸形的阉党专政时代	387
一 三位一体: 朱由校·魏忠贤·客氏	388
1. 朱由校: 醉心于玩乐的皇帝	388
2. 魏忠贤: 市井无赖登上权力巅峰	393
3. 客氏: 从乳媪到“老祖太太千岁”	399
二 正与邪的较量	407
1. 魏忠贤的阉党	407
2. 邹元标、冯从吾与首善书院事件	414
3. “空人国以庇私党, 罢道学以逐名贤” ——文震孟、郑鄮的忿激之论	421
4. 另一种形式的较量	427
三 惊心动魄的倒魏风潮	432
1. 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	432

2. “臣工先后申疏无不危悚激切”	441
3. 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	446
四 反攻倒算:六君子之狱	455
1. 官场大清洗	455
2. 杨涟:“仁义一生,死于诏狱”	461
3. 左光斗:“辱极苦极污极痛极,何缘得生”	470
4. 魏大中:“臣子死于王家,男儿常事”	480
5. “虎狼之肆威,狗彘之不食”	486
五 镇压正人君子的舆论攻势	494
1. 篡改当代历史的《三朝要典》	494
2. 仿效《水浒》一百零八将的《东林点将录》	501
3. 《东林党人榜》及其他	511
六 浩气长存:七君子之狱	518
1. 黄尊素:“正气长流海岳愁”	518
2. 高攀龙:“心如太虚,本无生死”	523
3. 李应昇:“十年未敢负朝廷”	528
4. 缪昌期:“一死无余事,三朝未报心”	534
5. 周顺昌与“开读之变”	537
6. 周宗建与周起元之死	543
七 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	549
1. “奢侈性成,服妖僭制”	550
2. 无上名号:“九千九百岁爷爷”	554
3. “遍地立祠,设像祝釐”	558
《重写晚明史》后记	567

第一章

“争国本”：围绕册立皇太子的纷争

一 “争国本”的由来

皇后王氏秉性端谨，专心侍奉慈圣皇太后，颇得其欢心。在皇上疾病缠身静摄休养时，协助封识整理堆积如山的章奏公文。每当皇上提及某事，随即取出公文呈上，毫无错谬。她母仪天下四十二年，以孝慈著称。但万历六年（1578）大婚后，皇后多年没有身孕，直到万历九年（1581）十二月才生下皇长女。因无子嗣，皇太后未免有些焦急，文书房太监向内阁传达皇太后懿旨：“命专选淑女，以备侍御。”内阁首辅张居正心领神会，乘着经筵的机会，对皇上说：皇上仰承宗庙社稷重任，远为万世长久之图，而内职未备，储嗣未蕃，臣等日夜悬切。但选用宫女事体太轻，恐怕名门淑女不乐应选。不如参照嘉靖九年（1530）选九嫔事例，上请皇太后恩准。^①

就在册选九嫔的时候，皇帝看中了皇太后身边的宫女王氏。此人一直在慈宁宫当宫女，多年来未曾引起皇帝注意。一天，皇帝往慈宁宫探望母后，索水洗手，宫女王氏捧了面盆服侍，皇帝见了甚为欢悦，看中了她。于是就有了所谓“私幸”，还赏了她一副“头面”（首饰）。一来二往，宫女王氏有了身孕。^②

按照宫中惯例与祖宗家法，宫女受到皇上“宠幸”，必有赏赐，随侍的文书房太监必定记注皇上“宠幸”宫女的年月日，以及所赏赐的物品，以备日后查验。这就是所谓“内起居注”。皇帝自己对此却讳莫如深，

①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十五，万历九年八月癸卯。

② 李逊之《泰昌朝记事》卷一《孝靖》。按：《泰昌朝记事》《天启朝记事》《崇祯朝记事》分别成书，亦合成一种，即《三朝野记》。

左右内侍当然也守口如瓶。某日，皇帝侍候生母慈圣皇太后宴饮，母后问起此事，他沉默不语，继而矢口否认。太后命太监取来《内起居注》，让他自己看。皇帝面红耳赤，不再隐瞒，低头聆听母后的规劝：“我年老矣，尚未弄孙，若生男，宗社之福也。母以子贵，宁分差等耶？”深受宠幸的德妃郑氏，常在皇帝面前戏弄宫女王氏，动辄叫她“老嫖嫖”，暗含讥刺之意，皇帝也默然不自得。^①听了母后的规劝，皇帝在万历十年（1582）六月册封怀孕的宫女王氏为恭妃，派定国公徐文璧、大学士张四维举行册封礼仪。^②册封之后两个月，恭妃王氏果然生了一个男婴，就是皇帝朱翊钧的长子朱常洛。

皇长子诞生于大婚数年之后，当然是非同小可的喜事。成国公朱应祜等勋戚贵族代表皇帝前往郊庙、社稷，举行祭告仪式。皇帝本人则在皇极殿接受群臣祝贺。^③次日，内阁辅臣张四维等题奏，皇子诞生，诏告天下，宜有颁恩条件，请皇上“乘此大庆，名降德音，弘敷惠泽”。^④九月初六日，在皇长子满月日子到来之前，皇帝诏告天下，宣布大赦。诏文写道：“以今年八月十一日第一子生，系恭妃王氏出，上副两宫圣母忧勤之念，下慰四海臣民仰戴之情。”因此颁布若干恩例，以示普天同庆。^⑤

皇长子的诞生，按照惯例，两宫皇太后应该加奉徽号。九月初九日，皇帝亲自到慈庆宫，向嫡母仁圣皇太后恭上“仁圣懿安康静皇太后”徽号，群臣随至徽音门行礼。次日，他又到慈宁宫，向生母慈圣皇太后恭上“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”徽号，群臣随至思善门行礼。^⑥

① 文秉《先拨志始》卷上。李逊之《泰昌朝记事》卷一《孝靖》。张廷玉《明史》卷一百十四《后妃传》。

②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二十五，万历十年六月壬寅。

③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二十七，万历十年八月戊戌。

④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二十七，万历十年八月己亥。

⑤ 《万历起居注》，万历十年九月初六日。

⑥ 《万历起居注》，万历十年九月初九日、九月十日。

诞育皇长女的皇后王氏、诞育皇长子的恭妃王氏，不受皇帝宠爱，真正受宠的是诞育皇二女的德妃郑氏。万历十一年十一月，德妃郑氏生皇二女，皇帝十分欣喜，破例赏赐内阁首辅申时行红云苎丝二匹，银抹金脚花二枝；赏赐内阁次辅余有丁、许国及讲官沈鲤等人，各红苎丝一匹，银脚花一枝。^①这种做法已经有点出格，更为出格的是，万历十二年八月，册封德妃郑氏为贵妃^②，其地位仅次于皇后，而高于恭妃及其他嫔妃。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日，郑贵妃生了皇三子朱常洵，进一步巩固了她受宠爱的特殊地位。由于生于万历十二年的皇二子于次年夭折^③，因此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实际上就是次子。皇帝见爱妃喜得贵子，比皇长子诞生还要高兴，准备大加庆贺，特地传谕户部：“朕生子喜庆，宫中有赏赀，内库缺乏，着户部取太仓银十五万两进来！”^④

皇帝对皇三子的偏爱超过了皇长子，使朝廷大臣预感到即将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：册立谁为太子？册立皇长子常洛，还是册立皇三子常洵，是牵涉到“国本”的头等大事。由此而引起旷日持久的所谓“争国本”事件，廷臣与皇帝争论不断，使人们的关注程度盖过了其他政治话题。

二月初三日，皇三子即将满月之际，内阁首辅申时行向皇上提议，尽快册立太子，奏疏的题目就是《恳乞宸断册立东宫以重国本事》。他委婉地建议尽快册立皇长子：“窃惟国本系于元良，主器莫若长子……自万历十年元子（长子）诞生，诏告天下，五年于兹矣。即今麟趾螽斯，方兴未艾，正名定分，宜在于兹……惟国家大计，以今春月吉旦，敕下礼官，早建储位，以慰亿兆人之望，以固千万世之基。”^⑤申时行毕竟不是张

①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四十三，万历十一年十一月乙巳。

②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五十二，万历十二年八月庚戌。

③ 张廷玉《明史》卷一百二十《诸王传》。据该书说，皇二子“母氏无考”。

④ 钱一本《万历邸钞》，万历十四年丙戌卷，正月。

⑤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七十一，万历十四年二月戊辰。

居正，皇帝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，寥寥数语搪塞了事：“卿等以册立元子请，朕见婴弱，少候二三年举行。”^①所谓“少候二三年举行”，是一个托词，其实他另有算盘：不满意宫女所生的皇长子常洛，想册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，来个缓兵之计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他决定把郑贵妃的身份再提高一步——进封为皇贵妃。

此议一出，举朝哗然。

万历十四年二月初八日，户科给事中姜应麟（字泰符，浙江慈溪人）上疏劝阻。他指出，郑贵妃虽贤，所生只是皇上第三子，而恭妃所生才是长子，理应“主鬯承祧，乃其发祥”，为什么反而使恭妃屈居其下？伦理不顺，人心不安，难以重储贰，定众志。希望皇上收回成命，以协舆情。如果以为事势难以挽回，不妨先册封恭妃王氏为贵妃，再册封贵妃郑氏为皇贵妃。他还请求皇上采纳申时行的建议，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，以定天下之本。^②

姜应麟的这一番议论，不温不火，句句入情入理，却触到了要害，令皇帝大为震怒，把奏本丢到地上，仍不解恨，把身边的太监统统叫来，无端地把他们当做靶子，发泄道：“册封贵妃，初非为东宫起见，科臣奈何汕朕！”越说越气愤，情不自禁地一再拍打桌子，吓得太监们纷纷跪下叩头请罪。^③少顷，怒气稍解，他在姜应麟的奏疏上批示：“这册封事，非为储贰，因其敬奉勤劳，特加殊封。立储自有长幼。姜应麟这厮心怀别故，窥探上意，疑君卖直，好生无礼，着降杂职于极边，该部不许朦胧升用。”^④

姜应麟贬为山西广昌县典史，舆论不但没有被压服，反而更加汹涌了。吏部验封清吏司员外郎沈璟（字伯英，号宁庵，词隐，苏州吴江人），

① 孙如法《储位尚虚乞正名定分以安人心疏》，《万历疏钞》卷三《国本类》。

②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七十一，万历十四年二月戊辰。

③ 张廷玉《明史》卷二百三十三《姜应麟传》。

④ 钱一本《万历邸钞》，万历十四年丙戌卷，二月。

步姜应麟后尘，上了一本奏疏——《恳乞圣明定大本详大典以固国脉事》，请求皇上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，并且进封恭妃王氏为贵妃，庶几无独优贵妃郑氏之嫌。^① 皇帝不听，下旨切责：“已有旨了，这厮如何又来渎奏？姑降三级调用。”^② 皇帝不想听臣下“渎奏”，臣下偏偏“渎奏”不已。礼部官员出于职责有关，上疏请求皇上册立皇太子，并封恭妃王氏和贵妃郑氏为皇贵妃，与姜应麟、沈璟相呼应。不仅如此，吏科给事中杨廷相（字君赞，号宗鲁，福建晋江人）等言官挺身而出，上疏论救姜应麟、沈璟，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。

二月十二日，皇帝与内阁辅臣谈及此事，强词夺理为自己辩解：“朕之降处（姜应麟、沈璟），非为册封，恶其疑朕立幼废长，揣摩上意。朕思我朝立储自有成宪，岂敢私己意以坏公论。彼意置朕不善之地，故有是处。”^③ 他要求内阁票拟谕旨，替他解围，并在杨廷相等言官论救姜、沈的奏疏上批示：“立储以长幼为序，祖宗家法，万世当遵。朕仰奉成宪，俯察舆情，岂肯以私意违拂公论。姜应麟等揣摩上意，动辄以舍长立幼为疑，置朕于有过之地。特降处示惩，非为奏请册立之故。国本有归，朕已明白晓示，待期举行。各官宜体朕意，再不许妄疑渎扰。”^④ 这种欲盖弥彰的语调，意在压制舆论——“不许妄疑渎扰”，效果适得其反。

几天后，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的奏疏，“渎扰”得更为厉害。他从申时行的《恳乞宸断册立东宫以重国本事》谈起，再提及姜应麟的《慎封典重储贰以慰人心事》，沈璟的《恳乞圣明定大本详大典以固国脉事》，对皇上的处理有所质疑。并且针对皇上所说，进封贵妃郑氏为皇贵妃，“非为储贰，因其敬奉勤劳，特加殊封”，予以辩驳。他认为这是一种托

① 谈迁《国榷》卷七十三，万历十四年二月癸酉。

② 孙如法《储位尚虚乞正名定分以安人心疏》，《万历疏钞》卷三《国本类》。

③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七十一，万历十四年二月丁丑。

④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七十一，万历十四年二月丁丑。钱一本《万历邸钞》，万历十四年丙戌卷，二月。

词：“天下之人但见恭妃王氏诞育元嗣，已及五年，是固左右宸居，朝夕奉御者也，岂毫无敬奉之劳？而未闻有奇封之典。贵妃郑氏敬奉勤劳，积有月日固然，而何其一生皇子，即有皇贵妃之封也？奇封之典贵妃能得之于皇子方生之日，而恭妃不能得之于五年敬奉之久？此天下之所以不能无疑也。”他为姜应麟、沈璟辩护，认为二人被贬，反而导致人心更加怀疑。姜、沈二臣所说，不过是“重储贰”“定大本”，因为立嫡以长自有定分，希望陛下早定而豫教，与陛下“立储自有长幼”之意，正好相合。他们所说的“慎封典”“详大典”，不过是说，恭妃、贵妃都诞育皇子，贵妃不应该独封，希望并封恭妃，并没有阻止贵妃之封。这也和皇上所说“册封非为储贰”之言，并不违背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把姜、沈二臣放逐、降级呢？这正是天下之所以深深怀疑的地方。所以他主张，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，将恭妃、贵妃同时进封为皇贵妃。^①

孙如法的奏疏，言词虽然和缓，气势却很凌厉，皇帝看了大为光火：“立储定序已屡颁明示，孙如法不系言官，如何出位渎扰救护！宫闱事体彼何由知？好生狂躁。本当重处，姑降极边杂职。再有妄言者，重治如法。”^②皇帝一再严厉封杀批评意见，官员们只得缄默不响了。

三月初二日，贵妃郑氏正式进封为皇贵妃，进封册文对她赞誉有加，什么“妙膺嫔选，婉婉有仪”，什么“辄宣劳于视夜，厥有鸡鸣之助匡”云云。^③进封郑贵妃为皇贵妃，是皇帝对她的最高册封。据当时人说，内廷嫔妃的尊称至贵妃而极；截至万历朝，二百五十年中，嫔妃册封为皇贵妃尊号的仅十六位，其中两位是死后追封的。^④皇长子的生母恭妃王氏，在郑贵妃进封为皇贵妃后，始终未曾封为贵妃；万历二十九年册立长子为皇太子后，仍不封如故；直到万历三十四年，皇太子的长子诞

① 孙如法《储位尚虚乞正名定分以安人心疏》，《万历疏钞》卷三《国本类》。

②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七十一，万历十四年二月甲申。

③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百七十二，万历十四年三月丁酉。

④ 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三《历朝贵妃姓氏》。